

肠镜记

□ 蒋霖 (青岛,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近来因肠胃不适去医院, 医生表示如果不放心, 可以去做个肠镜。我问肠镜咋做, 医生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通。我有点犯怵, 觉得此事可以缓一缓, 说不定吃药后肠道会慢慢好起来, 可惜药剂的战斗力的显然无法降服我那不安分的肠道。一个月后, 老婆要去医院体检, 顺便向我建议, 你那个肠镜, 一起去做了吧。

肠镜需要家属陪同, 老婆去体检顺便陪我做肠镜, 可谓一举两得。当天上午先遵医嘱服用泻药, 下午去内镜室, 打了留置针, 而后便在麻醉室

外排队等候。一位共同等待的老哥见我还年轻, 好奇我为什么做这个检查。我如此如此说了一通。老哥说, 哎呀, 不是万不得已, 我也不愿做胃肠镜, 总觉得一根管子在肚子里钻来钻去不放心。看着一个个被送入检查室的同病相怜人, 我忽然想起《水浒传》里在十字坡开黑店的孙二娘, 那些过往客商吃了蒙汗药, 渐渐神志不清, 然后就被剥个精光, 送到了人肉作坊的剥人凳上……

大夫喊我名字, 老哥用眼神向我送上祝福。我躺在检查床上, 接着就

被盖了一张蓝色“遮羞布”, 而后听指挥脱裤子侧卧摆出蜷缩之态。一针麻药后, 我开始恍惚, 却还能清醒地感知有异物侵入, 好在不痛。大夫说, 困了可以睡一觉, 马上就好。我却怎么也不困, 抬头看屏幕上的镜像, 不禁又想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 想当年, 孙行者看到的, 大概和我如今看到的差不多吧……

检查完毕, 大夫向我宣布, 没啥问题, 割掉半厘米息肉一枚, 这两天清淡饮食……我谢天谢地一阵小欢喜, 麻药让“孙大圣”变温柔了。



偶遇烙画

□ 尹画 (上海, 白领)

晚饭后, 去社区图书馆看书, 偶遇一个非遗展, 主题是烙画, 又名烫画, 或者火笔画, 即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由于与火相关, 画面的色彩, 借用一个流行词来形容就是: 美拉德。深深浅浅的土褐色, 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创作烙画, 火候和力度都要把握好, 如同黑白水墨画, 韵味是通过深浅交错的层次变化体现出来的。

展出的烙画内容围绕上海老建筑及上世纪80年代老上海生活图景。怀旧的画面, 勾起诸多往事的回想。比

如有一张叫《交通岗亭》, 画面上的岗亭, 高高地立在马路中央。上世纪80年代, 还没实现智能交通信号灯,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交通路口, 是由交警手动控制红绿灯的启停来疏导交通。所以, 当时的交通岗亭设置得很高, 为了开阔视角, 便于交通瞭望, 交警上班执勤时就需爬上这样的交通岗亭。如今的“00后”应该都没见过这样的交通岗亭吧。

弄堂, 上海的经线和纬线。弄堂虽窄, 但“螺蛳壳里做道场”。弄堂里也没有秘密, 张家李家长李家短, 一举

一动, 尽收眼皮底下。弄堂是烟火人间, 密布小小的老虎灶、糖果店、裁缝铺, 孩子们聚在一起开心地玩着“滚铁圈”、跳绳、捉迷藏……不像如今的高楼大厦, 房门一关, 邻居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面对这些泛黄的烙画, 思绪飞回儿时, 共同记忆被唤醒。看完烙画展, 我发了一则朋友圈, 好友回复: “我妈有把芭蕉扇上也有烙画。”原来, 烙画可在宣纸、树皮、葫芦、竹片、丝绸、蒲扇等等不同的材料上烙制, 姿态各异, 令人回味无穷。

